

禁忌与逾越

——巴代耶的情色观（注1）

赖守正

I 前言

（人类）最常见的禁忌涉及性与死亡，使得这两者自成一神圣禁地，从属于宗教领域。当涉及死亡情境的禁忌被罩上了严肃的光环，而涉及出生情境——即一切遗传活动——的性禁忌被视为轻浮的时候……严肃地、悲剧性地考察情色代表着一种彻底的颠复。

——巴代耶，《爱德华妲夫人》前言（注2）

今天，在欧美学术界，乔治·巴代耶（Georges Bataille 1887-1962）往往被视为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当代思潮的先知而备受瞩目（注3）。然而，当巴代耶在1962年逝世时，除了少数巴黎知识分子为文悼念外（注4），并未引起外界太大的瞩目。事实上，巴代耶生前虽然在法国文化圈内相当活跃且颇有些名气，但在法国之外却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逝世后，由于其思想对傅柯（Foucault）、德希达（Derrida）、巴特（Barthes）、李欧塔（Lyotard）、布希亚（Baudrillard）等诸多后来在1970、1980年代独领风骚、各具擅长的理论大师们多所启发，巴代耶的作品才开始引起欧美学术界的重视。透过这些文化明星的解读／误读与播种，巴代耶的思想种子如今已逐渐在哲学、文学、神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同领域中萌芽，而他目前在学术界所享有之声誉与影响力也跟着水涨船高，与其生前相较，真可谓不可同日而语。（注5）

透过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者的引介，巴代耶这位「过度与逾越哲学家」(a philosopher of excess and transgression) 的作品不但已成为另类行动者的灵感来源，且是极端脱轨行为合理化的理论根据。巴代耶思想中如「逾越」(transgression)、「耗费」(expenditure)、「过度」(excess)、「异质」(heterogeneity) 等颠覆性较强的观念，更纷纷被以批判传统为己志的学者所挪用。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学者虽然热衷于巴代耶「逾越」等观念的颠覆潜力，但面对他作品中与「逾越」息息相关的情色思想却往往避重就轻；他们虽然口口声声巴代耶的理论与其小说创作密不可分，但对其令人侧目的情色小说却总是有意无意地视若无睹(averting the gaze)。(注6)

由于社会习俗的压抑、过往政权的干预、学院机制的漠视、再加上学者自身有意无意地自我设限，情色／色情文学长久以来一直被视写不登大雅之堂的淫秽作品，只能暗中私自窥阅，少在学术殿堂上公开讨论(注7)。在此种保守的学术氛围下。一般学者对情色在巴代耶思想中所扮演的角色敬而远之、避而不谈，原也是意料中事，不足为奇；但如果连以批判、颠覆传统「吾道一以贯之」之「大叙述」(metanarrative) 思考模式自居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者，都不能起而篇长期被主流霸权论述所消音摒弃的情色议题「仗义执言」，而仍和道学者一般见识，将情色视为淫秽禁忌，而自我设限，甚至自我阉割的话，则难免令人有「为德不足」之憾，甚至招致「自我解构」之讥。尤其是讨论巴代耶的思想而避不谈情色，更是难逃隔靴搔痒之憾。有鉴于此，本文拟以禁忌与逾越的辩证关系为主轴，翻转揭

露情色在巴代耶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多重面相。首先我将强调情色对巴代耶的重要性；然后以其小说《眼睛的故事》片段为例，探讨其情色作品中对以天主教教会为代表之性禁忌之逾越。接着，我将从宗教与情色的暧昧关系切入，阐述情色之逾越特质，并简介巴代耶特有的「排泄书写」(scatological writing)。最后，本文将点明巴代耶对禁忌／逾越的独特看法，以及情色在其理论中所扮演的角色。

II

作者想要强调本书的严肃性。……在这本小书里，情色直截了当地被表现出来，给心灵拉开一道裂口。……如果人需要的是谎言的话，那么就随他的意愿去吧！……但是我想人总是渴望睁开双眼看清事情发生的一切，以及存在的一切；而这愿望很强烈，亦很美妙。

——巴代耶，《爱德华姐夫人》前言

巴代耶可说是有史以来首位以严谨的态度探讨「情色」这个议题的哲学家。他写作的兴趣范围相当广，除了小说、诗、电影剧本外，他也写文学与艺术评论、有关神秘宗教哲学、社会学的论文，甚至还包括经济学方面的专论。不过，兴趣尽管博杂，情色可说是巴代耶一生中的终极关怀。除了《眼睛的故事》(*Histoire de l'oeil*, 一九二八)，《爱德华姐夫人》(*Madame Edwarda*, 一九三七)、《我的母亲》(*Ma mère*, 一九六六)等着名的情色／色情小说外，巴代耶还写了三本专门探讨情色的专书：《情色的历史》(*Histoire de l'Érotisme*, 约写于一九五〇年，后成为《被诅咒的部份》*The Accursed Share* 的第二册，于死后出版)，《情色》(*L'Érotisme*, 一九五

七），以及《爱神的眼泪》（*Les Larme d'Éros*，一九六一）。其中《情色的历史》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情色的现象；而《情色》一书的内容虽和前书略有雷同但更为深入，并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切入，企图从种种踰矩行为中建构出一套情色的理论，可算是巴代耶一生思想的缩。《爱神的眼泪》则探讨从已出土的史前壁画一直到超现实主义间，西洋艺术史中所展现的情色面相。由上述作品出版年份，可看出巴代耶一生中情色议题的探讨未曾稍懈：从早期《眼睛的故事》中描写青少年对性的叛逆式探索与暴力宣泄，到晚期将情色置于人类进化史中的全盘哲思，情色一直是巴代耶关注的母题（注8）。

我们看待巴代耶一生对情色所展现出的长期高度兴趣时，绝不可将其视为单纯之个人生理冲动使然而一笑置之。须知，在巴代耶作品中情色被赋予了深刻的意涵，换句话说，情色已与巴代耶整个人生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成为其所榻巢之异质理论的缩影（注9）。对巴代耶而言，人类之存在基本上是相当吊诡的（*paradoxical*），而情色具体而微地呈现出人类这种存在的处境。人活着除了必须承受各种社会习俗的限制禁忌外，尚受困于其他先天的局限，每个人均是个单独的（*individual*）存在，无法体会他人（*others*）的经验（注10），而死亡则是人生面对的大限：死亡使人类经验局限在此生，永远无法体验此生之外，异于此生的经验（*Death is the other of everything known.*）。当然，辩证的法则告诉我们：任何禁忌出现的同时，也必然播下突破此一禁忌的种子。受制于上述种种局限，人类亦被赋予一股踰越局限的本能，而种种踰越行为也的确为有限人生创造出多采缤纷的可能性。吊诡的是，限制存在

的是死亡，而对存在局限的真正超越亦唯有死亡，亦即不复存在一途。死亡除了消极地抹杀生命外，另一方面也衬托激发出生命的意义，且进一步提供超越有限生命的另一可能性（death [as] the path-Way into unknowable and incomprehensible continuity）（Bataille, 1986,11）。然而，死亡毕竟亦非真正的解决之道。虽然

我们向死亡深渊趋近，但并不想掉下去。……真正的喜悦唯有来自濒临死亡的快感。但死亡却会扼杀喜悦。……我们如果要享受欢愉，必须避开死亡。因此只有透过文学与祭祀牺牲等虚拟死亡的方式，方能满足我们。……我们并非要逃避死亡；相反的，我们要盯着死亡，并正面凝视它，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We draw near to the void, but not in order to fall into it. [T]rue joy would require a movement to the point of death, but death would put an end to it! ... We must avoid dying if we wish to attain joy. Thus, only the fictitious approach of death, through literature or sacrifice, points to the joy that would fully gratify us ... Not that we should turn away from death, on the contrary: stare it, look it straight in the face, that is the most we can do. (Bataille 1991, 109)

面对人类「不可能」此一（impossible）逾越的存在困境（Dans La nuit, il n'y a que la nuit.）（注 11）（Bataille 1943, 144），人们必须利用当下片刻（l'être sans délai），突破各种禁忌，追求开创「无限可能」（infini des possibles）的经验。

在此一重视个人自我的时代里，巴代耶指出唯有死亡和性具有逾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界限，和异己他者融成一体「沟通」能力。虽说死亡与性是人类长久以来的两大禁忌，人们对两者其实是存着某种既惧又爱的矛盾（ambivalent）态度的。当大多数人畏惧、忌讳死

亡，千方百计试图逃避、甚至超越死神的纠缠时；却也有不少人对于死亡有所期许，视死亡为某种解脱，并向往死亡背后所蕴含的无限可能性，这些人使得人类成为唯一懂得自杀的生物。同样地，人们对性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矛盾情愫更是众所皆知。性与死亡因此成为巴代耶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子题（Bataille 1989, 17-53）。对他而言，人类性行为不但巧妙地结合了生与死这对相生相克的怨偶，情色更是人类存在中许多看似矛盾，实则不断辩证，甚至相依相存的现象——生与死、禁忌与逾越、神圣与亵渎（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的最佳注脚。巴代耶在《情色》一书开头即开宗明义地点出：「情色肯定生命到死的地步」（De l'érotisme il est possible de dire qu'il est appro-bation de la vie jusque dans la mort）（Bataille 1957, 15）。也就是说，情色是人类在禁忌下的产物，是人类企图逾越其存在限制的最佳写照。

III

这位上帝是个妓女，和其他所有妓女没有两样。

——巴代耶，《情色》

在讨论西方情色文学传统时，论者常将巴代耶和十八世纪末的法国作家萨德侯爵（Marguis de Sade）相提并论。后者生前私生活淫荡，恶名昭彰，终其一生官司缠身，大半辈子深陷囹圄，死后又因其作品充斥着色情暴力，公然与宗教道德传统唱反调而「遗臭万年」，甚至被不少法国人引为国耻。不过巴代耶对这位情色前辈的作品倒是相当推崇（Bataille 1985, 91-102）。五〇年代一家专门出版情色作品

的出版商因重印萨德的色情小说而遭法院查禁时，巴代耶就曾为文分开为其声援：「对那些想深入人性底层一探究竟的人而言，萨德的作品不但值得推荐，且是必读之书。」（*Pour qui veut aller au fondde ce que signifie l'homme, la lecture de Sade est non seulementrecommandable, mais necessaire.*）（Arnaud 23）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大多数读者仍视萨德的作品为离经叛道、令人不忍卒读的淫秽作品，真正能／愿意去欣赏探究其所欲传达的意涵者可谓少之又少。（注 12）

巴代耶自己的小说和许多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一样，也是属于所谓「逾越写作」（*transgressive writing*）——亦有批评家称之为「身体写作」（*écriture corporelle*）——的传统。这项传统可上溯至萨德，其特色在于以情色作为其从事社会批判或价值颠覆的主要着力点。同样地，巴代耶的作品可说是对人体重新给予象征性的拨弄诠释：透过性自守愉悦／逾越（*sexual pleasure/transgression*），他试图提供某种不见容于主流论述，「足以令人致命的」知识（*knowledge*）。在一首名为〈书〉的短诗中，他写道：

我啜饮着妳的缝穴
 摊开妳赤裸的双腿
 像翻阅书本般
 在那里我阅读着令我致命的内容。
 I drink from your slit
 And I spread your naked legs
 I open them like a book
 Where I read what kills me. (cited from Hollier 157)

在这种身体写作方式中，对性禁忌之愉悦与对书写常规之踰越交相辉映，成为一体的两面（Sollers 122）。对于一个像萨德、巴代耶这样颇具颠覆思维的小说家而言，这种踰越的身体写作方式毋宁是相当恰切的。不论《眼睛的故事》或《爱德华姐夫人》均可说是所谓的未完成的作品，这样的写作方式已踰越了当时一般小说写作的常规；而两者的内容更可说是「惊世骇俗」。其中尤以对主张禁欲的天主教会所代表的价值观之颠覆最见彻底！

众所皆知，天主教基本上是敌视肉体、排斥性爱的。肉欲被教会当局视为有碍灵修，妨害工作；性行为更被看作是肮脏污秽的事。不少早期教会的神父们私下甚至抱怨当初上帝创造人类时，为何没想出比性交更好的繁衍方式呢？圣·奥古斯都（St. Augustine）即直截了当地抱怨道：「我们都出生于屎尿之间」（*Inter faeces et urinam nascimur*）。此说具体而微地彰显出教会对性爱之排斥以及对人类须借性行为繁衍后代之无奈。在这种敌视性爱的原则下，唯一尚能被教会所容忍接受的，只有夫妻之间为履行传宗接代义务所进行，采男上女下（*missionary position*）的性行为。除此之外，一切性行为均在教会严禁之列（Tannahill 136-61）。在深受教会影响的中世纪的绘画中，撒旦（Satan）更成为情色的化身，而地狱则是其唯一的归处（Bataille 1989, 79-82）。（注 13）

由于长久以来受到教会的禁欲主张所压抑，历来西方情色文学自然而然以教会为其批判丑化的主要目标；以清贫守贞自许的神父修女更无可避免地成为其冷嘲热讽的主要对象。相对于天主教会之重视灵魂、轻视肉体、排斥性爱、提倡禁欲，情色作品往往以肉体为舞

台、情欲为配乐、性愉悦／逾越为主题搬演一出出由神父修女担纲主演，赤裸裸火辣辣的连台好戏。情色文学此项反教会（anticlerical）的传统，在 14 世纪薄伽丘（Boccaccio）的《十日谈》（*Decameron*）中已初露端倪，16 世纪的阿雷提诺（Pietro Aretino）在其《对话录》（*Ragionamenti*）中继续将其发扬光大，而后在 18 世纪末萨德侯爵的主要作品中更是到达巅峰。巴代耶的情色小说仍延续着此项传统。和其早期作品中所流露出之虔诚信仰比较起来，巴代耶小说中此项反教会的举动显得特别醒目。

巴代耶出身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1914 年德军逼近其家乡时，巴代耶和母亲抛弃其双目失明、且患有梅毒的父亲而逃到外地避难。同年，他投入天主教／圣母的怀抱，信仰之投入使其在这期间每星期必前往教堂告解忏悔，并曾一度想当传教士。这期间巴代耶曾发表一篇名为〈汉斯圣母院〉（*Notre-Dame de Rheims, 1918*）的文章。在此篇哀悼、缅怀、歌颂遭受德军轰炸的圣母院的短文中，字里行间充分流露出其信仰之虔诚：

此圣母院是上帝遗留给我们最崇高、最神奇的慰藉。我想只要它继续存在一天，即使是处于废墟状态，我们仍然拥有值得为其捐躯的慈母。

I saw it as the highest, most marvelous consolation left among us by God, and I Thought that as long as it lasted, even if in ruins, we would still have a mother for whom to die for. (cited from Hollier, 16)

然而，巴代耶对天主教的信仰仅维持到一九二〇年即宣告结束。此后，除了自己的运气外，他不再相信任何事物。对巴代耶有相当研

究的法国学者奥立叶（Denis Hollier）指出此后巴代耶一生的作品，和后来的解构主义者一样，几乎完全建立在瓦解、批判天主教大教堂（the cathedral）所具体呈现的某种建构价值体系的压迫性结构（the oppressive architecture of constructive values），以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型态，并进一步凸显导出被此结构所禁声消音，因而长期受忽略的异端杂质部份（Hollier 14-23, 36-56）（注 14）。

《眼睛的故事》一书在 1960 年代就受到宋塔（Susan Sontag）等慧眼独具的知识份子的青睐，并被公认是本颇具艺术价值的色情小说（Sontag 83-108）。在此充满「变态性迷思」的小书中，叙述者与其女友西蒙娜（Simone）——这对年仅十六岁的青少年在其性启蒙中，充分体验「踰越局限的乐趣」（la joie d, exceder les limites）（Alexandrian 354）。尤其是西蒙娜这位小魔女，不但在其母亲身上撒尿，当着其面和叙述者交欢，更是只对不容于一般社会，变态的、残酷的、肮脏的性行为感到兴趣。在其主动引导下，他们所经历的性经验包括手淫、口交、杂交、肛交、性虐待、尿尿癖、奸杀、奸尸等淫荡行径不一而足，就是独漏了教会所唯一准许的「合法」性行为。例如，有一天，叙述者试图强迫西蒙娜就范，但西蒙娜对传统之性行为，根本提不起兴致：

她叫起来：

「你疯了！可是，我的小可爱，在床上，像个家庭妇女一样。我可不感兴趣！」

在种种离经叛道、荒诞不堪的行径中，最令人侧目的是当他们一

行人逃到西班牙塞维利亚（Seville）参观唐璜教堂时，西蒙娜不但在唐璜的坟墓上撒尿，为了挑逗并羞辱当时在教堂里聆听信徒告解忏悔的神父，她竟然一边告解一边自慰：

「神父，我还没有说出最有罪的事。」

接下来是一阵沈默。

「最有罪的是我在与您说话时还自慰。」

几秒钟过后，一阵嘀咕声，最后，她又大声说：

「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指给你看。」

西蒙娜站起来，在告解座的视孔下，自慰起来，动作又快又准，一付痴狂模样。

西蒙娜用力敲打着告解座，叫道：

「神父，你在小棚里干什么？你也在手淫吗？」

可是告解座里依然悄然无声。

「那我可要把门打开了。」

告解座里，神父坐着，低着头，正在擦拭满头的汗。女孩搜着他的长袍，他没有表示反对。她撩起长袍，掏出又长又硬的大阳具，神父把头向后仰，面部扭曲，牙缝里发出嘘声。他任西蒙娜将那话儿含在嘴里。

这时和西蒙娜同行的英国人爱德蒙爵士（Sir Edmond）打开教堂里的圣体柜，并从中取出圣体饼和圣餐杯。

她（西蒙娜）闻着无酵面饼，说：

「这些东西散发出精液的味道。」

英国人接着说：

「正是这样。这些形状像小面饼的圣体饼是基督的精液。酒呢，教士们称它是血。其实，他们是在欺骗我们。如果真是血，他们喝的应该是红酒，可是他们喝的是白葡萄酒，可知这是尿。」

接着，他们进一步逼迫那位可怜的神父将尿拉在圣餐杯中，甚至迫使他将精液泄在圣体饼里。最后，为了证明男人在被吊死那一刹那会不自禁地泄精的传闻，西蒙娜在同伴的协助下，竟然在「强暴」这位神父的同时将他勒毙以使其射精，并使人将其眼珠挖出，塞进自己的肛门内以自娱！我们很难想像上述这些骇人听闻，对天主教会极端亵渎的情节，竟然会是出自《汉斯圣母院》作者之手。由此可清楚地看出，在巴代耶作品里，跟大多数情色文学一样，宗教和色情间似乎存在着极其暧昧不明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两者似乎水火不容，另一方面又似乎互为因果，不可切割。而巴代耶作品中最堪玩味的也就是类似宗教与情色、禁忌与逾越这种相生相克的吊诡关系！事实上，《情色》一书即可被解读成作者试图阐明圣洁／猥亵、生／死等表面上虽相反，实际上却是一体这个观念所作的努力。

IV

没有任何事物可限制淫欲。强化欲望的最好方式就是试图加以限制。

——萨德，《索多玛120天》引言

巴代耶曾明白指出：「情色必须和宗教史一起讨论」（*Eroticism cannot be discussed independently of the history of religion*）（Bataille 1986, 8）。这里宗教不只狭义地指西方天主教的禁欲传统，而且泛指人类性禁忌背后的宗教情怀（注 15）。那么，对巴代耶而言，情色指的又是什么呢？情色指的是不是就是性行为呢？基本上，巴代耶认为光是性行为尚还不足以构成情色；情色有时甚至不一定要和性行为有关。对他而言，动物皆有性行为；但只有人类懂得情色。在原始人

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类时，巴代耶特别注意到人类的三项进化特征：一、开始懂得工作，二、对死亡产生意识，三、对性行为有了禁忌（Bataille 1986, 31, 42）。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从事生产工作，但死亡与性显然有碍工作之进行，两者遂逐渐成了禁忌；而在某一层意义上，情色则起于对性禁忌的突破逾越。动物因对性百无忌惮，对死亦无意识，无须突破任何禁忌，故动物谈不上情色（注 16）。此外，巴代耶也认为婚姻中没有情色，因为他认为婚姻中的性行为，基本上是以传宗接代为目的（至少教会主张如此），而情色却是种不事生产、完完全全纯消费的行为（nonproductive expenditure）。不同于一般理性的行为，情色基本上是种逸轨、脱序、逾越的现象：

普遍说来，情色之不同于一般行为，就如消费之迥异于累积一样。合理的行为着眼于资源、知识或，总的说来，权力的累积增进。我们借着各种方法，试图拥有更多。……但在性激情中，人们的行为刚好相反：我们不计成本地消耗精力而一无所得。高潮的感觉近乎毁灭，因此我们〔法国人〕称它为「小死」（la petite mort）。……事情的真相是：只有毫无目的的耗费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快乐。

In the most general way, eroticism is customary behaviour as expenditure is contrary to acquisition. If we behave according to reason we strive to increase our resources, our knowledge or, generally, our power. We are inclined, using various means, to possess more.....But in the fever of sexual passion we behave in a contrary fashion: we expend our forces without restraint and without gain. Sensual pleasure is so closely connected with ruination that we have named the moment of its paroxysm "la petite mort." ... The truth is that we have no real happiness except by spending to no purpose. (Bataille 1991, 177-78)

换言之，巴代耶眼中的情色在不同场域中虽容或有其不同面貌，

但大抵皆有一共同特色：情色之存在源于其对现存限制或禁忌之逾越。

情色只包括违规的部份。情色不断逾越外在的限制。动物之性行为 and 情色一点也沾不上边。……情色指的是逾越合法规范的非行径。人类的性生活发展自遭受谴责，禁忌的领域，而非合法的范畴。

Eroticism only includes a domain marked off by the violation of rules. It is always a matter of going beyond the limits allowed: there is nothing erotic in a sexual game like that of animals.So it is a matter of passing from the licit to the forbidden. Man's sexual life developed out of the accursed, prohibited domain, not the licit domain. (Bataille 1991, 124)

由于性器官往往也是排泄器官，和性禁忌息息相关的是人类对排泄器官、排泄行为、排泄物的避讳。巴代耶曾不客气地指出，人类这种心态根本和那些以自己卑微出身为耻的暴发户没有两样。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唯有人类对自己的「卑微出身」——如前述「我们都出生于屎尿之间」之叹——以及对自己排泄器官与排泄物厌恶排斥。毕竟其它动物少有嫌恶自己的排泄物的，即使是人类的婴儿，一开始对自己之排泄物并不嫌弃；只有在大人不断耳提面命的文明教化下，才逐渐改掉此一兽性恶习。在所谓的文明社会里，一切和排泄有关的行为事物全被打入黑牢，见不得天日。为了颠覆此一人类文明特有之禁忌，屎尿癖普遍在情色文学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巴代耶也在其作品中刻意凸显出长期遭受消音的排泄论述，以挑战那些鄙视排斥「肮脏」、「卑下」之主流论述（注 17）。《眼睛的故事》的读者们对该书中和排泄（物）有关的种种骇／诱人情节，想必印象深刻，

难以忘怀！

巴代耶的排泄书写有其深一层的涵意，因此他亦获得「排泄哲学家」（the excrement-philosopher）的封号。在《眼睛的故事》中，叙述者试图将性爱的「肮脏面」提升为某种形而上的叛变：

在别人眼里，宇宙是贞洁的；在贞洁的人眼里它是贞洁的。因为这些人的眼睛是被阉割过的，所以他们怕淫秽。……我不喜欢人们所说的「肉体的快乐」，的确是因为这些快乐淡而无味。一般的堕落不能满足我，因为它只能损坏堕落，而使高贵纯洁的本质丝毫无损。我所认可的堕落不仅污损了我的身体和我的思想，而且还污损了我所能想像到的一切，尤其是布满星辰的宇宙……

于是对他而言，「云河成为星星精液与天体尿液组成的奇妙洞穴」。此外，在 1931 年出版的一篇名为《太阳肛门》（L'Anussolaire）的文章中，巴代耶更以「泛性的」（pansexualiste）角度观照整个宇宙。在其眼中，宇宙犯下了所有想像得到的淫秽罪，譬如，在文章中巴代耶写道：

动物与人类性交时，搞得天翻地复……大海则持续不断地自慰着……地表复盖着火山口，这些火山口即为地球的肛门。Les animaux et les hommes font tourner la terre en côtant ... La mer se branle continuellement ... Le globe terrestre est convert de volcans qui lui servent d'anus.

由这些几近荒诞不经的「超现实」情色写作中可看出，巴代耶的情色早已超越出一般所认同的，以及一般情色作品所极力铺陈描绘的，所谓的「肉体的快乐」。在这种泛性的视野中，任何写作或阅读

行为，甚至任何涉及沟通、交流、连接（copulus）行为的，均可被赋予情色的联想，而成为交配（copulation）的行为（Hollier 67, 127）。值得注意的是，巴代耶这种种「去升华」（desublimating）、「无头」（acephalous）——以生殖器的欲求为考量（注 18）——的思考模式，完全是其反抗霸权论述的异类论述（heterology）的一种体现。如果「升华」（sublimation）意味着主流论述中将性与知识区分开来的一种无欲的知性活动，那么「去升华」即是反其道而行，追求那令人致命的知识，也就是《我的母亲》（*Ma Mère*）一书中 Rosie 所谓的「知道（真相）是多么美丽、多么肮脏的事啊！」（How beautiful, how dirty it is to know!）。

V

踰越并非否认禁忌，而是超脱它，并使之完成。……世上没有不能踰越的禁忌。通常踰越是被允许的，甚至是事先就被指定好了的。……「禁忌是被用来突破的」。

——巴代耶，《情色》

「踰越」是巴代耶理論中相當重要的觀念（註 19），泛指超脫一般社会习俗规范或主流霸权论述的脱序、逸轨思想或行为。譬如，个人要生存或社会要顺利运作与发展，有赖此个人或社会之组成份子遵守一套合乎「理性」的游戏规则；此规则基本上是以增加生产、累积财富、确保生命为原则。就这个角度而言，巴代耶踰越的观念指的是个人或群体在某些场合——如性行为、嘉年华会、或祭祀牺牲——中违反此一「理性」原则之脱轨经验。在此踰越经验中，平时有计画

之生产被不计成本之消耗花费所取代，辛勤工作变成狂欢逸乐，生命之确保则代之以失控、失足甚或死亡。尤其是性高潮时身体种种放荡行骇的失控状态，更是踰越平时所有规范的最具体表现。

踰越乃依附限制或禁忌而生。禁忌与踰越的关系。就如神圣与褻瀆的關係一般，是相當弔詭的。在宗教中，神聖代表的是令人敬而遠之、不可侵犯的禁忌，然而神圣／禁忌的事物虽令人敬畏恐惧，但同时却也在人们心中激起一股欲踰越禁忌一窥真相、一探究竟的冲动。愈是聖的，愈屬於禁忌的，愈能激起慾望。情色文學更上的鐵律是：愈是遭禁的书愈有卖点。也就是说：「禁忌产生欲望」（*Taboo creates desire.*），禁果（*forbidden fruit*）的诱惑力即在此。同样地，面对禁忌，踰越的感觉也是极端微妙复杂的：一方面享有突破禁忌的洒脫快感；另一方面卻也難免有一絲「觸犯禁忌」的惶恐感。這種快感与焦虑交加的复杂心情在情色这种「禁忌的游戏」中最是明显不过。

巴代耶的异质论述可说上承萨德的「踰越写作」传统，下启后結構主義等顛覆傳統同質思維體系之先河。那麼巴代耶對性禁忌的態度为何？他是否也像萨德一样，以突破所有的人为禁忌，回归「自然状态」为依归（注 20）？不管是萨德对传统道德之颠复，或是后结构主义者之质疑主流霸权论述之封闭，两者尽管论述层次不尽相同，但均有一共通点：对社会上的种种禁忌压抑均大为不满，亟欲除之而后快（*Richardson 7; Suleiman 128*）。巴代耶对禁忌的看法则有所不同。如前所述，其情色观主要是建立在禁忌与踰越的辩证关系上。透过柯杰夫（*Alexandre Kojève*）的诠释，巴代耶深受黑格尔辩证思维，尤其是其 *Aufhebung*〔同时既超越又保存〕观念的影响。因此巴代耶相

当强调禁忌与逾越之间相依相存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逾越的基本前提是「尊重」禁忌的存在事实，并试图加以逾越，而非企图完全消除禁忌。因为如果没有了禁忌，何来逾越可言？同样地，对巴代耶而言，如果完全排除性的禁忌，情色也就不復存在。

身为首位研究情色的哲学家，巴代耶并不支持萨德「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Anything goes)的回归自然，完全放任态度。根据他对人类文明进化的长期观察，他察觉性禁忌不但是正当的(légitimes)、无可避免的(inévitables)、且是必要的(nécessaires)。从某一角度而言，人之所以为人，即植基于这些禁忌上。在其《不可能》(*L'Impossible*)一书的前言中，巴代耶写道：

依我看来，性之失序混乱是该受谴责的。在这方面，尽管表面上这种失序的态势乎日趋上风，我并不认为忘掉所有性禁忌是个解决之道。我甚至认为人性的可能即植基于这些禁忌上。

A mon sens, le désordre sexual est maudit. A cet égard, en dépit de l'apparence, je m'oppose à la tendance qui semble aujourd'hui l'importer. Je ne suis pas de ceux qui voient dans l'oubli des interdits sexuels une issue. Je pense même que la possibilité humaine dépend de ces interdits.

就某一层面而言，人类之情欲需要道德所加诸性之禁忌，以作为其逾越的基础，以别于动物之兽性堕落(Alexandrian 375)。毕竟，没有禁忌之衬托，逾越也就无法凸显出其超脱的特质与逸轨之刺激。

这样看来，巴代耶这位「过度与逾越哲学家」的情色观似乎未如想像的那麼激进(radical)，甚至可說是保守的。他的逾越觀仍植基於禁忌的前提下，難免令人有流於嘉年華般的按時宣洩，甚至成為確

保现行体制之安全瓣膜（safety valve）之疑虑；而其泛性的情色宇宙观虽具逾越的性质，读来令人眼睛为之一亮，但仍难免流于笼统抽象，以致失去了批判的著力点。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巴代耶的情色观亦可说是相当基进的，他所揭橥的异质学所要强调的是主流霸权论述所排斥、无法掌控的异质杂音，这些杂音异质是流动不定的，随着主流论述的递嬗而变化，其情色的禁忌／逾越辩证关系亦当作如是观。巴代耶的情色并非一客观存在的东西，其特质在于随着禁忌之不同而有不同之逾越举动。换言之，情色是永远不会被主流论述收编，永远被摒棄在规范之外，不断逾越禁忌的异质、杂音。

在此突破各种性禁忌的论述已蔚为风潮的时刻，巴代耶这种既鼓吹逾越，但又尊重禁忌，看似保守却也激进，有点矛盾但又极具吊诡的态度，无疑地提供我们另一「异质的」思考向度。

※本论文初稿完成后，承蒙清华大学外语系于治中教授不吝指正，在此特表谢意。

注释

- (注 1) 巴代耶在其作品中用的是「情色」(l'érotisme) 这个字。从某一方面看来, 他有关情色逾越禁忌的主张似乎更接近所谓「色情」(la pornographie) 的特性, 但他对情色的看法却也和一般人对色情的认知有相当大的出入。有关情色与色情之复杂关系, 请参阅我在另一篇文章(情色／色情文学／政治)中的讨论。
- (注 2) 本论文有关巴代耶小说中之译文取自林林所译之《爱华姐夫人及其它》一书, 并酌情略加更改。
- (注 3) 虽然巴代耶对西方传统中讲究同质(homogeneous)、完整封闭的思想价值观体系的批判, 和后现代主义等思潮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亦有学者认为两者的基本思想仍存有不少杆格之处、难以相提并论, 因此对目前流行将巴代耶解读为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者的做法, 表示不以为然(Richardson 4-11)。
- (注 4) 这些文章后来以《向乔治·巴代耶致敬》(En hommage à Georges Bataille) 为名, 集成一专辑, 出版于 1963 年八月~九月号的《评论》(Critique) 期刊, 该杂志为巴代耶于 1946 年所创刊。
- (注 5) 一九九〇年出版的《耶鲁法国研究季刊》(Yale French Studies) 第七十八期特别为巴代耶制作专辑, 其受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然而一九四九年巴代耶自己期待最高的书 *La*

Part maudite 出版时，却只售出大约五十本而已。严格说来，巴代耶生前并非学术界人士，他和同时代的许多超现实主义（surrealists）一样，认为要享有真正的自由思考环境，必须和「要求思考」的学术圈保持适当的距离（Richardson 16）。

（注 6）罗兰巴特虽对《眼睛的故事》一书中暗喻与转喻之演变有极精彩的剖析，但对其指涉之情色内容却也避而不谈。而德希达在讨论巴代耶时，更是只字未提情色。相较之下，女性主义者从性别政治的角度切入，探讨巴代耶的情色作品时的态度，则显得开放大方得多（Suleiman 122-30；Barthes 119-27）。

（注 7）有关学术界对情色之压抑手腕，请参阅拙作〈情色／色情文学／政治〉页 14-15。

（注 8）在《眼睛的故事》之前，巴代耶曾写了一部名为 *W-C* 和排泄有关的作品，后为其所焚毁。不过其中一章〈肮脏〉（*Dirty*）后来成为另一部小说《天之蓝》（*Le Bleu du ciel*，1936）的前言（Hollier 117）。此外在 1957 年，巴代耶也曾投注不少心思准备筹办一份定名为 *Genèse*，专门探讨情色的刊物，后因与出版商发生口角而作罢（Richardson, 22）

（注 9）巴代耶虽在不同场合曾以「异质学」（heterology）、「排泄学」（scatology）、「神圣社会学」（sacred sociology）、「内在经验」（interior experience）等不同名词称呼其思

想，但在晚年则宣称其所有作品可以「情色」一词代表（Hollier 75）。

（注 10）巴代耶将经验视为追求人生各种可能的旅程（*J'appelle Experience un voyage au bout du possible de l'homme.*）（Bataille 1943, 19）。而这经验有时是某种超出所有认知论述范畴，不可言说，不可知的赤裸状态（*le non-savoir dénude*）（Arnaud 28）。

（注 11）巴代耶描述他所谓的「内在经验」，就如同身处黑夜中的当下，是种「苍白」（*pal*）的经验，就像是「迷途小孩的黑夜」（*la nuit de l'enfant égaré*）（Arnaud, 32, 46）。

（注 12）1950 年代起，不少著名的法国思想家如 Pierre Klossowski, Maurice Blanchot, Jean Paulhan, Simone de Beauvoir 等均纷纷开始「正视」萨德的作品为其辩护。英国小说家 Angela Carter 更是少数能够「欣赏」、挪用萨德的女性主义者。有关萨德作品中的哲学，请参阅 Klossowski 和 Airakinen。

（注 13）一直到不久前，法国的国家图书馆（*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仍将馆内收藏情色禁书的部门称之为“l'Enfer”——亦即「地狱之意」。

（注 14）奥立叶有关巴代耶的专著目前已成为研究巴代耶所必读之书。值得注意的是其英译者 Betsy Wing 将其原书名《协和广场之掠取》*La Prise de la Concorde* 译成《反建筑》（*Against Architecture : The Writings of Georges Bataille*）颇具深意，因为每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往往能够反映出当

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代表的价值体系。

- (注 15) 巴代耶：「宗教的本质在于将某些违反禁忌的行为入罪」
(The essence of religion is to single out certain acts as guilty Acts, namely prohibited ones) (Bataille 1989, 70)。
- (注 16) 在《爱神的眼泪》中，巴代耶进一步指明，人类情色和动物性行为之分野在于前者特具之「邪恶」(diabolical)性质。在此「邪恶」意味着性与死亡的结合 (Bataille 1989, 24)。
- (注 17) 对排泄误秽物之不同态度是巴代耶和超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布烈东 (André Breton) 争议的焦点之一 (Hollier 98-115)。
- (注 18) "To think the way a cock would think it if it were at liberty to demand what it needs" ("Arrivé ici" here cited from Hollier 105)。
- (注 19) 中文读者可参阅蔡淑玲教授在〈巴岱仪的否定与逾越〉一文中的精采剖析。(注 20) 「以自然为师」是萨德书中人物放荡行为的准绳。此论点可以《房中哲学》(*La Philosophie Dans La Boudoir*)一书中 的 Dolmancé 为代表。

引用资料

中文资料：

林林（译）。《爱华姐夫人及其它》。台北：金枫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蔡淑玲。《巴岱仪的否定与踰越》。《中外文学》。台北：1995年7月。

赖守正。《情色／色情文学／政治》。发表于第六届中华民国英美文学研讨会，1995年。

外文资料：

I. Works by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Volmes II & III.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

Eroticism: Death & Sensuality. Trans. Mary Dalwood.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86.

Histoire de l'oeil, sous le pseudonyme de Lord Auch, 1828; repris chez J.-J. Pauvert en 1967 (rééd. 《10/18》) .

L'Anus solaire, éd. de la Galerie Simon, 1931.

Le Blue du ciel, 1936; repris chez J.-J. Pauvert en 1957 (rééd. 《10/18》) .

L'Érotisme, éd. De Minuh 1957 (rééd. 《10/18》) .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Gallimard 1943.

- Les Larmes d'Éros*, J.-J. Pauvert 1961,
L'Impossible, éd. De Minuit 1962.
Ma méré, J.-J. Pauvert 1966 (rééd. "10/18")
Madame Edwarda, sous le pseudonyme de Pierre Angélique, 1937; repris
chez J.-J. Pauvert en 1966 (rééd. 《10/18》) .
My Mother/Madame Edwarda/The Dead Man. Trans. Austryn Wainhouse.
London: Marion Boyars, 1989.
Story of the Eye. Trans. Joachim Neugroschal. New York: Penguin, 1982.
The Tears of Eros. Trans. Peter Connor. San Francisco:City Lights
Books.1989.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 Allan Stoekl.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II.Secondary Sources:

- Airakinen, Timo. *The Philosophy of the Marquis de Sade*.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Alexandrian.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érotique*. Paris: Payot, 1995.
Aretino, Pietro. *Aretino's Dialogues*. Trans. Raymond Rosenthal. London:
George Allen & Urwin, 1972.
Arnaud et Alain. *Bataille*. Paris: Seuil, 1978.
Barthes, Roland. "The Metaphor of the Eye." Reprinted in *Story of the
Eye*; pp.119-27.
Carter, Angela. *The Sadeian Woman and the Ideology of Pornography*.

- New York: Pantheon, 1979.
- Foucault, Michel. "A Preface to Transgression,"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Ed. Donald F. Bouchard. Ithaca: Cornell UP, 1977; pp. 29-52.
- Gill, Carolyn Bailey, ed. *Bataille: Writing the Sacre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Hollier, Denis. *Against Architecture: The Writings of Georges Bataille*. Trans. Betsy Wing.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 Klossowski, Pierre. *Sade My Neighbor*. Trans. Alphonso Lingi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1991.
- Kristeva, Julia. "Bataille, l'expérience et la pratique." In *Bataille*. Ed. Roland Barthes, et al. Paris: U.G.E., 1973.
- Richardson, Michael. *Georges Bataill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Sollers, Phillippe. "Le Toit." In *L'écriture et l'expérience des limites*. Paris: Seuil, 1968; pp. 105-38.
- Sontag, Susan. "The Pornographic Imagination." Reprinted in *Story of the Eye*; pp. 83-118.
- Stoekl, Alien, ed. *Yale French Studies*. No. 78. New Haven: Yale UP, 1990.
- Suleiman, Susan Rubin. "Pornography, Transgression, and the Avant-Garde: Bataille's *Story of the Eyes*." In *The Poetics of Gender*. Ed. Nancy K. Miller. New York: 1986; pp. 117-36.
- Tahhahill, Reay.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Sex in History*.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80; pp. 136-61.